史記探源

史記探源卷六　　　　闢廬藏板

歸安崔適

三十世家

晉世家第九

周公誅滅唐　接　遂封叔虞於唐

案此二句本文直接明甚各本中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說苑君道篇褚先生梁孝王世家補以爲周公所請是時周公當國政自己出何待成王之戲言而請之此

皆傳記寓言以誡天子無戲言非事實也無譏者以爲事實而竄入世家今正

故曰唐叔虞 按唐叔子燮

案各本中云姓姬氏字子于安人竄入也姓姬氏見於周本紀此何待言豈周之子孫自唐叔外皆別賜姓乎史於周初王公字皆無攷何獨於唐叔稱之攺晚出古文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之義以字虞是晉以後人所撰也今正

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按十七年

案各本中言畢萬卜仕於晉遇屯之比劉歆語也詳

序證變象互體節今正

有賢士五八曰趙衰狐偃接賈佗先軫魏武子

案各本中有咎犯文公舅也六字乃旁注誤入正文

咎卽舅也旣以咎犯釋狐偃不須復以文公舅也釋

咎犯此不達咎舅聲通之故而爲之辭竄入正文於

上下文幾不成義今正

且言何以易之

案易乃變易之易謂晉公子不爲此言更當作何言

也之此也也言字之代名辭也說文且薦也段注凡語助云且者必其義有二有藉而加之也此句承上文謂晉公子之不可殺賢而從者皆國器外此言無可變易亦其一端故曰且秦穆子玉請殺重耳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以言字屬子玉子玉惟有此言何且之有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

徐孚遠曰乘軒三百人蓋小人濫位詩所謂三百赤芾也史云美女亦誤

案此美女之父兄也如北齊因穆后而寵穆提婆虐
因楊妃而任楊國忠之比正與詩相發明何誤之有
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
案此記事語眞出太史公與秦本紀故作此誓語例
相同無此語則王若曰句無所屬也與從書序竄入
者殊科
父義和
集解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諸侯索隱尚書文
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乃襄王命文公

重耳之事

案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鄭注義讀爲儀文侯名仇故字儀儀仇皆訓匹也望文生訓不可通也左桓二年傳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杜注意取于戰相仇怨下文師服曰怨耦曰仇是文侯之名仇義取於耦非取於匹也鄭讀訓匹而字儀於左傳適形剌反不釋和字尤見遁情馬本序無平字故解此句爲父能以義和諸侯亦不以文侯爲仇馬融雖爲古文學亦有時從今文說也新序善謀篇

亦以爲文公重耳與世家同與書序異亦可爲書序

乃劉歆作之證歆於向言無一不反對也

范武子請老 接 辟郤克

案各本誤作魏文子魏世家無文子中有休字當是

老字之旁注誤入正文今依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

將老又曰乃請老更正

豎陽穀

案楚世家呂氏春秋文同惟左傳作穀陽豎以三八

占從二八之說例之則此是也

楚世家第十

饗王之寵姬江羋而勿敬也

集解騆案姬當作妹

案左傳無寵姬二字杜注江羋成王妹嫁於江故裴氏云爾然旣嫁於江何以反楚且潘崇教商臣譋察王之寵謀而惟饗江羋則其專寵如魏王之如姬矣公羊桓二年傳有楚王妻娟語娟妹也疑卽謂此事否則江亦羋姓而嫁於楚如晉獻驪姬之比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案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是則嚭國之賊臣亦霸王所甚惡也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是謂嚭人越貴顯如故奸貪如故也案句踐於霸越之文種且不得良死豈於亡吳之宰嚭仍其故官縱其舊惡乎自古霸王之君有殺功臣無賞奸臣者也是故周克殷戮蜚廉宋滅曹殺公孫彊隋平陳誅五佞郎不誅者慕容評

入秦未聞仍爲太傅陽虎事趙簡子不敢爲非若句踐謚反其道何以不蹈夫差之覆轍乎凡史記與左傳異者若陳佗非厲公甯喜納衛獻自當依左傳以正史記哭秦師者左傳惟有蹇叔史記兼謂百里奚救趙盾者史記兼屬示眯明左傳別有靈輒孰是孰非兩無所據惟此事以歷代霸王所爲互證之可決左傳非而史記是也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　至　此四邑者不上貢於郢矣

案各本文多遺脫斷難索解正義曰龐長沙出粟之

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今在正文麗長沙之下楚之衆也竟澤陵楚之材也之上注文於正文部位倒錯如此正文澤字又倒在陵字上則餘可類推矣

鄭世家第十二

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

案說文午部有啎字解云逆也朱駿聲謂寤生之寤實啎之借字是也正合生之難之義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此依寤字之本義爲訓當因漢俗於兒墮地

便能開目視者借寤生之名名之故曰俗說非寤生之名爲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而立也是以兒墮地不便能開目視者不謂之寤生也今兒墮地無不便能開目視者古乃希有古今人之氣體不同如此杜注左傳謂武姜寤而莊公已生則是寤屬母而生屬子且是易生姜氏當喜與左傳驚姜氏世家生之難句意正相反固哉

人盡天也

案各本作人盡夫也左傳同杜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晉時傳文作天不作夫也今正

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接使廚人藥殺釐公接立釐公子
嘉

案各本子駟下云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釐公下云赴諸侯曰暴病卒此皆劉歆語也歆創赴告則書之說以釋春秋之書卒於此事更不可通謂孔子不知其弒歟是易欺也知之而不改是故縱也孔子爲啓司寇之日設有子弒其父者爲吏所執因以父自病死對遂以爲無罪而釋之乎以此法作春秋亂臣賊子喜矣何以懼爲然則春秋書卒何也公羊傳謂

鄭伯欲會諸侯大夫欲歸楚故弒之春秋不言弒爲
中國諱也是則被弒不因失禮書卒不因赴告也聞
春秋於莊生者何從錄此異說耶今正
勿殺乃止 按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
案各本中敘子產使晉對平公以高辛氏二子云云
與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語相衡決詳舜本紀下下言
辰爲商星參爲晉星詳序證分野節且此節意與夢
黃熊事相似疾者皆平公問疾者皆子產左傳此事
在昭公元年彼事在七年彼事當出左耶明此則

劉歆竄入故竄入史記亦舍彼而取此也今正

趙世家第十三

賜趙夙耿接當魯湣公之元年也接夙生共孟接共孟生趙衰

案各本夙生共孟句誤在當魯湣公元年句上葢似共孟生於是年矣淺人誤作閔與年表世家乖異今皆更正魯湣公元年上承賜趙夙耿而言以下乃言趙氏之世系生共孟生趙衰皆在是年之前年表魯晉

公元年當晉獻公十六年晉世家獻公卽位重耳年

二十一重耳年十七有賢士五人首列趙衰是趙衰始事重耳在獻公卽位前四年豈至獻公十六年而其父其孟始生耶〻經參校極堪捧腹推尋上下文理實密後人動謂史記之謬恐類此者尚多檢之不盡爾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乃曰○其趙氏

乎○景公問趙尚有後接乎至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案屠岸賈事亦見韓世家而晉世家及左傳無之左傳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討趙同趙括即原屏武從莊姬畜于公宮以韓厥言乃立武而反其田事在魯成公八年至十年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杜注厲鬼趙氏之先祖也案成公八年乃晉景公十七年景公三年當魯宣公十二年彼年傳云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至成公二年欒書將下軍孔疏謂朔已死韓世家言屠

岸賈誅趙朔而不及同括晉世家及春秋經書晉殺
同括亦不及趙朔則朔之死不與同括同年蓋自景
公三年朔反自邲卽爲屠岸賈所殺而同括尙在至
十七年景公殺同括則趙氏絕祀故大業之後爲崇
乃問於韓厥厥遂令程嬰納武於公宮與諸將攻滅
屠岸氏而立武爲後焉惟此謂同括與朔皆見殺於
景公三年則不合於春秋左傳前二年已立趙後後
二年其先祀爲崇則不合於世家皆誤也趙朔妻成
公姊本不誤成公爲文公子成公姊亦文公女自文

公卒至景公三年計三十二年朔妻若自文公卒前二三年所生至此年甫三十四五縱有遺腹世家無通於趙嬰齊事左傳載此語於魯成公四年未必是年始通即論是年朔妻年亦四十五六耳八年譖莊姬年少故賈服杜以爲成公女不知成公姊亦未老也景公問趙尙有後乎與韓世家尙有世乎語例相同各本中有子孫二字衍也今正

子之見我何爲

案各本重我字衍也今正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

案下云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爲平陽君孝成王四年平陽君趙豹諫受韓上黨與此人姓名同封號之陽字又同則似一人然武靈王在位二十七年惠文王三十三年則孝成王四年後此六十四年矣又似二人疑此句有誤

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先王之通義也

案各本作兄弟之通義也與子臣二句義不相屬今依戰國策吳正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

夷平也此亦箋文生訓始平之通義仍不可解始緣先字與兄字形近而誤作兄旣誤先爲兄兄下必屬弟遂改爲兄弟又與兄弟形近而誤作元夷也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法古

案各本作而便國不必古諒脫法字今補

必有陰賊謀起

案各本倒作謀陰賊起今正

高信郎與章戰

案各本誤作與王戰高信郎信期事肥義者肥義代

王入爲章所殺高信當與章戰也今正

故有長平之禍焉 按秦圍邯鄲

案各本中有王還不聽秦五字不知所謂當是衍文

今刪

孝成王卒 按子偃立是爲悼襄王廉頗將 至廉頗亡入

魏 按悼襄王元年

案各本子偃立二句倒在廉頗亡入魏下則廉頗將

使樂乘代之皆無所受命矣今正

魏世家第十四

其必有衆 按畢萬封十一年

案各本中云初畢萬卜事晉云云後人竄入詳晉世

家下今正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

索隱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

也

案紀年者晉人所僞造託之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出

竹書也於商有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語此必曹

魏遺臣痛惜甘露少帝欲殺司馬昭而反爲所弒恭

爲此如瓶之寓言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意可與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等語相比例也於周無文王受命稱王事於武王伐紂之年同三統歷及晚出僞泰誓與先秦人諸若南北之異方矣紀列國之年無所不謬古文學說盛行之世盡人與今文家立異爲高也趙烈侯卒於九年安得有十四年當魏武侯之元年又增武侯享國十六年爲二十六年魏襄王在位十六年爲惠王改元之年集解引荀勗語轉據之以爲太史公誤顚倒黑白正如勗之爲人亂政事不足

復欲泝及學術耶今闢其極謬者餘倣此

惠王元年戰于濁澤魏氏六敗魏君圍趙謂魏曰

案閩監本誤作爲直似卜屬爲句矣此從毛本六國表趙成侯六年敗魏涿澤圍惠王趙世家作圍魏惠王可證

三十五年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案鄒衍世次不與髡孟相接詳孟荀列傳見於此者古書有因此以及彼例如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躬稼者稷也因稷而及禹有天下者禹也因禹而及

稷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善哭其夫者杞梁之妻也、因杞梁之妻而及華周之妻此例史記亦有之淮陰侯傳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者大夫種也因大夫種而及范蠡此亦因騶與孟子而及騶衍也、七國之世諸子擅盛名者首推騶衍故此篇及田齊世家言士之至其國皆舉騶衍以冠諸子以爲其君下士之光也二國之史如此太史公因之爾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

案此周顯王三十五年也惟魏稱王之年與秦本紀六國表合其餘五國齊之王在顯王十六年秦在四十四年燕在四十六年韓在四十七年趙無攷

如耳見衞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

案上文無成陵君謀伐衞事亦不詳成陵君爲何人脫也不然無此文法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案次句夫字似衍

韓世家第十五

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

案各本脱後字今依趙世家補

時蟣蝨質於楚 至 於是蟣蝨竟不得歸

案此多脱文無從校訂

絡趙氏之孤子武

案各本誤作絡趙孤之子武今依文訂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躍之子也 按 厲公者陳桓公庶子也 按

桓公卒弟佗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數如蔡厲公躍與

兒異母其母蔡女怨佗殺其兄乃令蔡人誘佗而殺之

接 佗之罪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 接

躍立爲厲公厲公卒 接 弟林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 接 莊公卒 至 完故奔齊

案各本以厲公爲佗與陳世家同無五父無利公躍以莊公林繼厲公佗并桓公鮑亦爲蔡人所殺皆與陳世家異今依左傳及年表陳世家正

景公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卒○立荼是爲晏孺子○晏圉奔魯○乃使人殺晏孺子於駘而逐孺子母

案各本誤作晏孺子奔魯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今依齊太公世家正

子我接與田氏有郤

案各本作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中衍八字齊太公世家上言闞止下言子我既言子我不復言闞止其為一人之名字章矣今正

田氏之徒追殺子我接簡公出奔

案各本中有及監止三字亦衍今正

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之族及公族之彊者

案各本脫之族二字今補上文田氏已殺監止遂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卽位已五年矣安復得監止而誅之是年所誅必是鮑晏監止之族田常於此三氏盡滅其族而於公族但誅其彊者耳

子桓公午立。按六年救衛

案各本中有騶忌諫救韓事徐孚遠謂騶忌以鼓琴干齊威王不宜桓公午時已與廷議其事亦與下文所載相類此說是也且秦魏與韓楚趙交兵何與於燕而齊襲之耶下文韓因恃齊五勝而東委國於齊

事理明白亦可爲此因彼衍之證今正

宣王十八年騶衍湻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皆爲列大夫

案騶衍詳魏世家及孟荀列傳下

疾建用客之不詳也止

案此篇贊語劉歆改竄詳序證變象互體節今刪

孔子世家卷十七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邱得孔子

案此文疑本作紇與顏氏女禱於尼邱野合而生孔

子於尼邱埽地爲祭天之壇而祿之猶詩所謂以弗
無子也遂感而生孔子猶詩所謂履帝武敏歆也故
曰野合高祖本紀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
有身遂產高祖即詩齊魯韓春秋公羊學家所謂聖
人皆感天而生此所謂野合而生也三代世表張夫
子問於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諸傳
記咸言有父得毋與詩謬乎褚先生曰詩言契生於
卵后稷人跡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

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卽此所謂紇與顏氏女禱於尼邱野合而生孔子也太史公以受命帝王尊孔子故云爾索隱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比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此說謬甚老夫得其女妻未聞謂之野合也且詩人稱述文王歸美太任世家表揚孔子譏其父母可乎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昭公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

○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案各本五十一之一字脫今依上下文補是篇凡言孔子之年者十皆足與生年相印證後儒或以公穀二傳孔子生句在襄公二十一年疑史記之二十二爲誤豈有十處皆誤之理第知以生年校生年不知以昭定哀之世言孔子之年者校生年何其愚也且

公穀全體釋經此言何以入傳當由三家經師附記於旁後乃誤入正文爾其始附於二十二年公會諸侯于沙隨之下一本誤脫而誤補於二十一年公會諸侯于商任之下上文相似易於致誤一本誤則各本皆誤一傳誤則二傳並誤正當引史記以糾二傳豈應信公穀以難世家耶惟世家無月日當取二傳補之公羊傳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釋文曰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案穀梁傳亦無此句有者特三本之一

且證以十月庚辰朔則庚子不在十一月凡有十一月句衍也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爲二十一日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爲二十七日長歷是月甲戌朔也周正十月夏正八月今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得之矣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接不能相禮接且死誡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禮○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案各本脫不能相禮四字索隱昭七年左傳云孟僖

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案講病者不能相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是此文誤也不知此後人脫誤若本無不能相禮四字則下文年少好禮往學禮焉二句語何所承孔子年十七者孟釐子病不能相禮之年也在昭公七年且死即左傳所謂及其將死在二十四年太史公本不謂一年之事猶之懿子學禮亦與釐子卒非一年事不然豈衰経在學乎今爲補正惟仲尼弟子列傳無孟懿子論語孟懿子問孝子告樊遲曰孟

孫問孝於我不稱何忌則不似弟子與世家左傳皆異嘗從蓋闕弟子列傳亦以南宮敬叔爲魯人與此文同與左傳異不以爲孟釐子之子索隱謂太史公之疏不知若無魯人二字但作懿子與南宮敬叔豈非小司馬所謂密乎不爲密之省而爲疎之畧非人情也

嘗爲季氏委吏而料量平嘗爲乘田而畜蕃息按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按南宮敬叔言魯君曰

案各本脫委字索隱謂一本作委吏今依以補正乘田誤作司職吏吏皆有職此何待言今據孟子更正蓄息下云由是爲司空係下文由中都宰爲司空之重文又云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於是反魯異之下云魯復善待由是反魯皆定公十四年去魯後至反魯之總結重衍於此也今刪正

請與孔子適周○蓋見老子云

索隱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

時卽在十七耶

案莊子多寓言盜跖篇有孔子與柳下惠相問答語又可爲二人同時之證乎且孔子年五十一正爲中都宰之年何暇南見老聃此文在孔子年十七之後三十以前適周問禮當在其閒豈謂年十七之年耶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

案攝行各本倒作行攝今依魯世家攝行政訂正攝周語也列子周公攝天子之政是也行漢語也漢書御史大夫張湯行丞相事是也攝行者以漢語釋周

語豈嘗躋行於攝上平

入及公側

集解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案左傳定公十二年文同閭之師曰人當爲矢說文矢从入脫去下半則爲入也左襄二十三年傳矢及君屋與此文同側

去衞過匡顏高爲僕

案高各本作刻誤也弟子列傳顏高字子驕正義孔子在衞南子招夫子爲次乘過市顏高爲御家語孔

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
爲次乘顏刻曰夫子何耻之是顏刻卽顏高高以克
篆作亯形近而譌作克克又以聲同而譌作刻也知
刻譌非高譌者驕讀爲喬喬高也名高字喬義正相
應左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當卽此人今正

爲甯武子臣於衛

案武子死甯氏滅久矣安能復爲之臣甯武子當是
孔文子之譌猶晉世家魏文子實范武子之譌也左
哀十一年傳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則二人固

同時也

夏衛靈公卒○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冬蔡遷于州來闕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夏魯桓釐廟燔○秋季桓子病

按春秋蔡遷于州來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齊助衛圍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歲以上有闕文本不謂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復云夏秋也

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闕秋齊景公卒

宋春秋盜殺蔡侯申在哀公四年齊侯杵臼卒在五年則中亦有闕文也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案孔子自哀公四年遷于蔡則此爲六年也下有明文集解徐廣亦當云六年今作四年後人所誤也不然豈上已云五年此轉謂四年耶

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至無所府而已矣闕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

案會繒在哀公七年戰于郎左傳作戰于郊未知孰

是事在哀公十一年則不得謂明年也中亦有闕文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案自定公十四年凡越十四歲乃在哀公十二年也春秋書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則季孫訪田賦亦當在是年春左傳繫之十一年冬以便文也索隱以定十四至哀十二為十三年誤除本年計之非古法也餘詳魯世家下

追跡三代之禮 按 曰夏禮吾能言之 至 吾從周 按 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 至 編次其事 按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案先序禮次序書末乃總述書禮次第甚明各本序
書傳至編次其事十七字誤在曰夏禮句上致與上
文言三代之禮語意間隔今正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〇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
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
案此所言古詩篇數非之者孔穎達朱彝尊趙翼崔
述也是之者歐陽修鄭樵王應麟王崧也崧所著說

緯載之甚詳辯之甚當今擇其要錄之歐陽氏曰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觀之何啻三千王氏曰趙氏佑列舉書所引逸詩謂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此但就見存之書計之也古書之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不傳於今者其中豈遂無之則二三十分之一未足盡逸詩之數也世儒所論皆以孔子於詩一似昭明之文選但因其辭意爲去取遂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

已又引通志樂略第一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
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得
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
則置之謂之逸詩合觀鄭氏王氏之言世家可析以
證明矣始者對終而言關雎爲風始則狼跋爲風終
雅頌類是毛詩渾言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無終而
稱始可乎孔子取詩止有三百五篇史記此言上本
三家下至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王式之言猶然經
典釋文始云孔子錄取三百十一篇此依毛詩序合

南陔白華等六篇而言然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對有而言乃有無之無非亡佚之亡也本無其辭則所謂有其義者義於何見見之於序而已未嘗有詩也安得列於篇數此古文家之謬說大背於世家者也

以備王道成六藝 按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至 不試故藝 按 孔子晚而喜易 按 讀易韋編三絕 至 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按 魯哀公十四年 至 作春秋

案序詩書禮樂文不相接序易與春秋文亦相接各

本誤移孔子晚而喜易以下在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上以致上下文義皆相閒斷今正晚而喜易句
下有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八字南海某氏謂劉歆竄
入是也序卦先於彖辭說卦先於文言語無倫次且
此八字列於喜易以下讀易以上則是孔子所喜而
讀之不厭者卽其所自作彖象文言之屬有是理乎
論衡正說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
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隋書經籍志曰及秦焚書周
易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然則宣帝以前

未有說卦太史公何自知之依今本尚少雜卦僨倒錯雜妄續明矣今正然則孔子所喜而讀之者指何篇文曰卦辭爻辭也卦辭爻辭誰作西漢師說今無存者馬融陸績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其言信而有徵當是田氏相傳之舊說漢末去古未遠故能述之南海某氏謂文王惟演重卦而無卦辭經文皆孔子所作者非也周本紀及法言問神問明二篇漢書揚雄傳云云竊謂重卦始於文王不謂文王止於重卦也請列四證以明之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

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及離騷國語呂覽之屬皆有文辭若周易但有卦畫而無卦辭豈當與春秋離騷國語呂覽相比例乎證一也如卦辭爻辭皆孔子作何以所引古事至箕子之明夷而止不及成康以下一字耶爻辭王用亨于岐山王用亨于帝稱王而不繫文當是稱王郊天時語文王未崩故未有諡若出孔子焉得去文繫辭傳孔子作也曰文王與紂之事耶則繫文於王矣東鄰西鄰亦殷周並王時語干寶注東鄰紂也西鄰周也是也若孔子作當

自魯言之僻處東偏更無東鄰止有西鄰豈謂魯國殺牛不如齊晉之礿祭受福耶證二也彖傳釋卦辭小象釋爻辭卦辭爻辭皆經彖傳小象則傳也如謂皆孔子作豈有自爲之經復自爲之傳之體何不自爲春秋作傳耶證三也韋編者冊書而非簡書也古者字少用簡字多用冊簡用一竹義取單簡故曰簡冊用五竹編之以韋篆文作𠕋五直象竹二橫象韋周易分上經爲三十卦下經爲三十四卦者卦畫初成各以十八簡書之上經乾純陽坤純陰頤大過坎

離皆陰陽反對不能其簡故六卦分爲六簡屯倒之
爲蒙蒙倒之爲屯他卦皆然故二十四卦合爲十二
簡總爲十八簡下經惟旣濟未濟各爲一簡其餘三
十二卦合爲十六簡總亦爲十八簡及爲卦辭爻辭
後卦數分上下經卽源於此說詳序卦正義及師說
然惟卦畫可書於簡若兼卦辭爻辭非冊不勝書矣
孔子所讀之易若止有卦畫當是簡而非冊安得韋
編而絕之證四也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索隱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爲王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正義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

案春秋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解詁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之後記災也阮公校勘記曰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案孔子以春秋當新王者新受命爲王也新周

者新爲王者之後也周爲王者之後新則宋爲王者
之後故矣殷卽宋也故此文曰新周故殷小司馬讀
親如字案文生訓耳違當爲通形近致誤也隱公三
年春王二月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
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三王之後所以尊先聖
通三統也此言出自繁露太史公亦聞之董生故曰
通之三代也張守節以故殷屬下讀而別爲作訓豈
有殷周並稱而殷非國名者乎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

完

案漢書孔光傳云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未知孰是

安國生卬止

案各本下有卬生驩句當是褚先生補安國蚤卒卒在元朔末年詳序證古文尚書節此後卽獲麟之歲史記止矣是時安國豈及有孫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太史公曰 至 攻守之勢異也

案各本作褚先生曰集解徐廣曰一本作太史公駰

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論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今依以更正始皇本紀贊錄下篇此其上篇也

外戚世家第十九

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

案陳皇后求子句上當有初字不謂廢後也張照據以證長門賦序陳皇后復幸之說謂但不復其位耳以駁上文廢陳皇后句下索隱其說鑿矣復幸之說

猶曰屈平遊樂國介推避受祿耳文人寓言豈足以為事實乎

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止

案此元朔六年事也在麟止前下云號票騎將軍則元狩三年事矣又下云李延年兄弟坐姦族其長兄廣利伐大宛不及誅還封為海西侯案大宛傳廣利伐大宛還在太初四年匈奴傳廣利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降匈奴在征和三年然則廣利封侯在前族氏族滅在後彼傳是則此篇先後互倒此文是則李

氏之族旣坐姦誅豈能復坐巫蠱誅乎矛盾重重其爲後人竄亂明矣且非麟止前語今正此篇獨無贊語脫也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高祖之同母少弟也

索解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索作同母是也同母者別於異母同父之稱如魯隱之於桓公齊桓之於子糾異母也同父者別於異父

同母之稱如武帝之於修成君田蚡之於王信異父也異父同母須言同父異母不須言也同父同母須言同母同父異母不須言同父也漢高無異父兄弟何須別言同父帝與元王同母則伯與仲其前母所生歟

過巨嫂食

集解徐廣曰漢書云巨嫂索隱應劭云巨姓也孟康云巨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

案漢書作巨嫂直是巨嫂之誤應孟望文生訓誤也

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索隱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括地志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爲祖取其山名爲侯號漢書

師古曰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

案此雖名號侯而別有封邑漢書王子侯表羹頡侯信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然則前此固列侯也羹頡山乃因侯而名山張守節之言倒矣

而王次兄仲於代

集解徐廣曰文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爲代王其年罷卒謚頃王

案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六年代王喜元年九年代王四年匈奴攻代代王棄其國亡歸漢吳王濞傳廢爲郃陽侯漢書諸侯王表孝惠二年薨王子侯表以子爲王謚曰頃王然則王代四年罷罷六年乃卒也徐廣疏矣

是爲楚文王至子經立爲王止

案各本作子襄王經立下云十四年卒年表在元鼎

二年則麟止以前不當言其證也今正下又言經子
王純代立地節二年自殺國除正義尚知地節是宣
帝年號索隱曰太史公惟記王純國除并其序所謂
太史公記事下訖天漢而忘之乎今刪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
索隱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此及漢書雖不見
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跡或別有所見故太
史公明引以結其贊
案贊語有引有論引出傳外如樂毅贊始齊之蒯通

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是也論據傳文如商君贊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是也此數語豈似引乎論也論則必據傳文申公防與先生之事必世家所已言故贊及之今脫去補且述元王以下漢書尚較世家為詳如自好書至各別去自高祖既為沛公至劉賈數別將自元王既至楚至郢客為上邳侯自文帝尊寵元王子至王戊稍淫暴自二人諫至削書到此皆無之太史公不應簡略乃附此篇殘缺多矣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案呂后本紀太后女弟呂嬃女爲營陵侯劉澤妻迺

以澤爲琅邪王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高后兒子畜之

案說文儿部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囟頭

會也蓋也大戴禮本命篇三年囟合而後能言是兒

者人生未三年之稱也春秋繁露今握棗與錯金以

示嬰兒說苑引此語作以示兒子越王句踐世家陶朱公長男入室取金持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此篇下文使祝午紿琅邪王曰齊王自以兒子年少然則兒子者孩子之通稱也高后以兒子畜之猶言以孩子視之也後世習以爲父母於其子之卑稱唐時已然故顏師古注漢書曰比之於子也不悟朱虛侯乃高后之孫何得比之於子老杜送別姪勤云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尚不誤解夫小顏學人老杜詩人而其

學猶過小顏也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三國兵共圍

齊

集解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案吳王濞傳曰膠西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

臨淄是三國有膠東而無膠西集解誤也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　王子延立止

案各本誤作子建延立今依年表刪正下云是爲頃

王六傳至王景建始三年卒正義建始成帝年號蓋

諸先生次之案此亦非褚先生次之乃後人所續也

今刪

菑川王志至乃徙濟北王王菑川止

案各本下云凡立三十五年傳至王橫建始三年卒

說見上今亦刪此篇凡言立齊爲城陽王者再立興

居爲濟北王及以反誅者皆再言膠西等五王爲悼

惠王子及誅者亦皆再言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者

四不如漢書之簡當史記豈應繁亢乃爾當是原文

散失後人補綴而成也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子襄代侯也

案各本下云襄子宗代侯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國除

此所謂盡於孝武者也詳序證篇止後語節今刪正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富人張負

索隱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

案古聲負婦相同故借負爲婦也絳侯世家許負索

隱應劭云老嫗也高祖紀武負漢書注如淳曰俗謂

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爲老母爲負耳案以上諸負字因屬老母然必以爲專謂老母尙不知負之爲婦術

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止

案各本作三十三年誤也年表此事在元光五年上距景帝前五年侯何元年實止二十三年今正下文迺陳掌願續封事年次在麟止後亦後人從漢書竄入今刪正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案各本作絳侯周勃世家今依留侯下不言張良例删正

請得與丞相議之 接 亞夫曰

案中複丞相議之四字若是重言不應刪去上三字止存半句必是衍文今删正

子建德代侯 接 條侯果餓死

案各本中云十三年云云元鼎五年國除此後人竄入今删正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次子參至子義立是爲代王接初武爲淮陽王

案各本中自十九年至元鼎五年也五句後人竄入今正

子襄立爲王至梁餘尚有十城止

案各本作立爲平王下云襄立三十九年卒年表襄立在建元五年則卒於天漢三年與平字皆後人竄入今正

濟東王彭離者至以孝景中二年爲濟東王止

案各本下云二十九年廢以爲庶人年表在元鼎元
年今刪正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河間獻王德王子基代爲王此
案各本作子剛王基代立下云立十二年卒上合獻
王二十六年共王四年乃卒於太初元年也與謚法
皆從漢書竄入今刪正漢書言獻王從民間得善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之屬立毛氏詩
左氏春秋博士然則藝文志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

子壁得古文尚書劉歆傳言左傳亦出孔壁與獻王得自民間者為一耶為二耶如以為一則獻王卒於元光五年未及武帝末孔壁未壞民間何自得之如以為二則未出孔壁早布民間何得謂之中秘書作偽之跡終難掩覆幸是篇未經竄亂也

魯共王餘至子光代為王止

案各本下云晚節惟恐不足於財漢書言光立四十年則麟止以前光立七年耳所云晚節在太初以後非太史公語今刪漢書下言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其

壁中得古文經傳孝昰章亦未經竄亂也

膠西王端至用皇子爲膠西王止

案各本作膠西于王下云立四十七年則後麟止十六年矣于字及端爲人賊戾以下皆據漢書竄入今正

趙王彭祖至四年徙爲趙王止

案五宗十三王卒於孝景崩後者十一王各本於此下云十五年孝景帝崩中山王下云十四年孝景帝崩孤懸不倫漢書尚無之當由學者錄此篇時偶記

於旁後人誤入正文爾又下云立五十餘年案漢書

征和元年薨則上距孝景前二年立時實爲六十四

年此言年數亦不合皆後人竄入而又誤也今幷正

用泉子爲中山王按勝爲人樂酒好內

案詳上

長沙定王發　王子庸立爲王止

案各本作子康王庸立下云二十八年卒是卒於太

初四年也後人竄入康王漢書作戴王則此康字非

謚直與庸字相似而誤也今幷正

廣川惠王越 至子齊立爲王

案各本下云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文自此止漢書下云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云云此從漢書竄入者偶爾中輟忘其未畢下乃別錄膠東王事也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然則唐時漢書彭祖之姓與今本殊索隱秦彭祖下亦有脫文故不成義也今并刪正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六

年卒

案各本作二十八年卒誤也下云及吏治淮南之獄辭出之發病而死事在元朔六年即康王二十六年也今更正

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 止

案各本下云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則在元封二年矣後人竄入今正

常山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 止

案各本作常山憲王下云立三十二年卒年表在元

鼎三年也與謚法皆後人竄入今正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太史公自序集解張晏曰亡褚先生補索隱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率略且重非當也

案三王之封在元狩六年篇目亦非太史公所有此文亦非褚先生補也詳孝武本紀下

史記探源卷七

屏廬藏板

歸安崔適

七十列傳

伯夷列傳第一

詩書雖缺

案此謂孔子以前所缺也索隱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三百五篇爲詩今亡五篇此說大謬三百五篇今豈有亡者乎删書篇數詳序證古文尚書節

太史公曰

案此遷引其父談之言與下文引孔子曰賈子曰皆取先正語與已意相發明也索隱謂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非也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案上文例以舜禹之事則許由未薦未試帝堯無由遂欲授以天下之理下言其文辭不少概見而此言蓋有其冢者異乎舜禹伯夷有虞夏之文首陽之詩可據者比故言蓋以疑之明許由出莊列寓言實無

其人古來高讓之士斷自伯夷始也故繫此論於傳首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名耳字聃姓李氏

案各本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王念孫讀書雜志曰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索隱本出此七字注曰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甫此傳不稱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

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適案周本紀幽王二年伯陽甫云云三年周太史伯陽云云太史伯陽云云不言伯陽姓李此傳不言及仕幽王則太史公不以爲一人明矣今據以訂正

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郎老子或曰非也

案儋見秦獻公周本紀在烈王二年上距孔子之死百有六年耳然孔子問禮在年三十以前卅年必長

於孔子則至此兩言壽數何不相違明僭聲同似是一人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案韓非子注曰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爲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旣賤之必棄遺而疏遠矣說甚明白愈於索隱宜取以易之

所說出於爲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案各本脫爲字今依上下文補彼注云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此注亦勝索隱

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案陰與顯義相反各本作實爲厚利索隱依以爲說不若陰字明順今依韓非子正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案下文而語及所匿之事是匿與泄皆屬語不屬事各本作而以泄敗則泄承事言非也今依韓非子正

徑省其辭則以爲不智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

案各本此二句以爲字皆脫與上文則以爲閒已則以爲簒權則以爲借資則以爲嘗己語例不倫今依韓非子補惟韓非子屈作拙皆當讀爲黜汎濫博文作米鹽博辯彼注以爲迂迴久作交皆不如此文之當汎濫與徑省意相反對正義曰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是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醜

案矜各本作敬不如矜字之直截今依韓非子正醜彼文作恥義無甚別仍之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案彼注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謫各本作敵索隱無以己意而攻鬪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義較迂迴今依韓非子正

譽異人與同行者 接 規異事與同計者 接 有與同污者 接 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

無失也
案各本譽異人句倒在規異事句下有與同汚者句
脫則飾其無傷句無所承正義劉伯莊云貴人與甲
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承上二句
釋之義極迂謬甚可駭笑且不悟與下文飾其無失
也句上承有與同敗者爲文語意不倫也彼注其異
人之行若與彼同汚者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
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
所失以彼校此如幽得燭矣以大飾作以飾以明飾

作明飾上脫大下脫以遂用明字對以字無此文理今皆依韓非子正

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案而得盡辭也各本作知盡之難也索隱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則與親近不疑意不接今依韓非子正

按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 按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按此非能仕之所恥

也接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至此說之成也接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至鄭人襲胡取之接宋有富人至而疑鄰人之父接此二說者

案各本伊尹至汙也節在此說之成也句下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二句皆脫所恥作所設曠日至成也節在知盡之難也句下昔者鄭武公節在而疑鄰人之父句下今皆依韓非子正宰作庖依宰虜句正夫曠日離久句夫作得離作彌亦依彼文正惟涉世彼文作進加既渥彼文作未渥不如此

文之當從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

案罪當句韓非子作知不當有罪而加疏詳略不同

義皆可通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景公時晉伐阿鄄燕侵河上

攷證古史攷曰以春秋左氏攷之未有燕晉伐齊者

也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意者穰

苴湣王之臣嘗爲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爲

景公時耶

案孫吳列傳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是時姜齊未亡田齊未立李克已以穰苴比吳起安得謂爲湣王臣耶惟燕晉伐齊事不惟左氏無之卽年表世家亦無之誠爲可疑且穰苴斬君之寵臣與孫武殺王之愛姬如此矯激之風春秋時所未有蓋亦寓言非事實也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

索隱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

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案此文不誤小司馬不達古書體例而爲之辭也古書有互言例如禮記喪大記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正義曰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淮南子泰族訓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高注衞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

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是爲紂作樂者師延爲平公奏樂者師涓此文舉師延以見紂舉平公以見師涓亦互言也然則此傳亦係互言舉田和以見太公舉威王以見因齊也因齊者威王名也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馳逐重射

案此與下文逐射千金意同謂其馳射注重金以博勝負也索隱重射好射射也失之

相商文○謂商文曰○商文曰○吳起乃自知弗如商

文商文旣死

案各本皆作田文今依索隱引呂氏春秋正

伍子胥列傳第六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 接 其後五年復伐齊 接 齊鮑

氏弑其君悼公而立王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 接 明

年 接 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 至 後將悔

之無及吳王不聽 接 遂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盟鄒

魯之君以歸 接 益疏子胥之謀 接 使子胥於齊 至 因命

胥山接明年接吳王召胥爲之君會之橐皋

案各本顚倒錯亂有甚於吳世家如大敗齊師於艾陵在齊弒悼公以前則上文誤入下文越王用子貢之謀在敗齊艾陵以後則一事誤爲二事弒悼公而立壬誤作立陽生不知陽生卽悼公也遂盟鄫魯之君誤作遂滅二國豈吳所滅乎今依左傳及世家正其後五年復伐齊七字與兩言明年依年表世家補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案此傳不載而見於論語者一人牢也見於世家者二人孟懿子顏濁鄒也孟懿子似非弟子詳世家下論語之陳亢世家之顏刻卽此傳原亢顏高顏高亦詳世家下原亢詳下惟牢亦云琴張與顏濁鄒究爲此傳所遺合之爲七十九人

顏淵少孔子四十歲

案四各本作三誤也今正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家語夫子年二十生伯魚顏淵三十

二而死若少孔子三十歲則顏淵死時孔子年六十一（古者言年皆連本年計之如三年之喪亦期也中月而禫亦止二十七月耳）至六十九而伯魚死伯魚之死在顏淵後許叔重遂謂論語稱伯魚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是說之不可通鄭君雖以理揣度之猶未據事實止之也今案世家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相與圍孔子於野顏回入見云云下云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然則孔子年六十三顏淵尚在也世家又云孔子

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則年六十九矣
下云然後樂正成六藝讀易韋編三絶顏淵喟然歎
曰云云是孔子年六十九顏淵亦尚在也顏淵之死
必不在孔子年六十一之歲明矣近儒臧鏞翟灝之
屬皆謂顏淵死年惟見於家語家語王肅僞造不足
信改爲年四十二而死雖亦在孔子年六十九之後
然列子力命篇曰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
八四八者三十二也三國吳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
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

而尙夭折況臣年過其壽是時王肅之僞家語未出
而其言與之密合則家語之三字不誤此傳三字乃
四字之誤少孔子四十歲三十二而死當孔子年七
十一伯魚先三年死乃於論語列子㒸志及世家之
言皆可通也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案家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則此云二十
九專謂髮白之年蚤字乃釋死年若死年卽髮白之
年則蚤字可媘矣非謂年二十九而死也

宰予字子我 至 予非其人也 止

案各本下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與全書相剌謬齊太公世家有闞止子我田敬仲世家作監止子我皆言簡公使爲政爲田常所殺此屬之宰予子我其謬一彼欲止亂此言作亂其謬二與田常作亂者夷族田常身爲亂首轉得免禍其謬三李斯傳曰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然則宰予之死與孔父仇牧荀息相若乃春秋之所榮孔子何以恥之其謬四此事一誤

而改關止爲宰予再誤而變田常所夷族爲與田常作亂而夷族當由異學之徒造言誣衊所謂孔子至楚勸白公作亂之比後人無識竄入此節之末爾今刪

田常欲作亂於齊至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案游說之風自蘇張始豈子貢時卽有此至云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與吳晉世家皆不合豈所謂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者太史公亦或取之耶不然後人竄入也韓非子五蠹篇曰齊將攻魯魯

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子貢辯智而魯削其言與此傳相反孰信孰否要皆寓言而已

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三十九歲〔此〕

案各本下云孔子傳易於瞿又自瞿歷敘所傳至楊何以此例之不當敘子游傳禮至二戴敘子夏傳春秋至嚴顏乎況於游夏轉不詳孔子所傳何學耶餘詳儒林傳下此與儒林傳皆從漢書儒林傳竄入爾

今删

原亢籍

案此郎陳亢也陳大夫原仲陳之公族原亢其族故亦稱陳亢亢讀爲吭吭烏嚨也籍讀爲雝籍雝皆從昔聲故相通隸變作鶺鶺禽也故字鶺亦字禽也惟公孫龍下云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案陳亢乃聞見于書傳之人何爲列于此當由妄人不達原亢即陳亢而移至不見于書傳之列別

易一無年名者于上而增之也

毀者或損其眞闕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

案各本中云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殊不成語豈毀譽之眞實覩厥容貌便詳審耶孔子何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豈太史公之識優於孔子耶且孔氏古文謂何經之古文如謂論語何不曰古文論語而爲此歟後語耶郎上所載姓名文字亦今文論語所有何必以古文別之此後人竄入而其中別有闕文今無從校補矣

商君列傳第八

秦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案秦利與秦病相對成文上秦字各本脫今補

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案王字不可解疑誤

蘇秦列傳第九

說燕文侯〇趙肅侯〇韓宣惠王〇魏襄王〇齊宣王〇楚威王〇於是六國從合〇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案六國表是爲燕文侯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韓宣惠王二十五年魏襄王元年齊宣王九年楚威王六年於周爲顯王三十五年於秦則惠文王四年也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自前四年至後六年與六國無大戰事且此戰亦由五國攻秦而秦出兵應之非秦東伐是謂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也惟前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九

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圉焦降之案七年
卽魏襄王四年九年卽六年魏世家皆在五年與秦
本紀小異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至從約皆解
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考證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十五年而徐云自
初說至此三年二說縣殊
案秦兵出關不得與從約皆解爲一事趙世家肅侯
十八年齊魏伐我齊世家宣王十一年與魏伐趙魏

世家無文六國表於三國皆載之與此傳合自是三國交兵非幷秦伐東諸侯也從約自解秦兵自不出事殊年別何謂二說縣殊

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得十城

案各本得十城上衍攻字此非攻而得也今刪

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案段注說文殊字引左傳釋文補曰一曰斷也蘇秦不死殊而走者謂人雖未死創已決裂也此說直捷勝於集解

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按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

案各本中有秦有變三字於上下文義不相屬衍也

今刪

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强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

大敗也○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

是益一齊也

案此文夫破宋爲句殘楚淮北爲句肥大齊爲句所

謂三者國之大敗也故下云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

之所利也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彊萬

乘之國而齊獨并之是益一齊案此正文夫以宋加之淮北四句之注也乃分佈正義入正文者中斷屈大齊何橫括此注於大字下是破上文如宏演之腹納下注爲衞懿之肝此誤之離奇不可思議者益可爲正文多錯亂之證

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

案各本此言上有若字上文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無若字則此若字衍也今删

已得講於魏

案各本作趙得講於魏誤也今依下文已得講於趙
句例正
嚴則兼欺舅與母 接 母不能制舅不能約 接 適燕者至
用兵如刺蜚 接 龍賁之戰
案各本毋不能制二句倒在用兵如刺蜚下致與上
下文意相間斷今正
張儀列傳第十
則趙不南 接 梁不北 接 趙不南而梁不北 接 則從道絕
案各本梁不北三字倒在而梁不北句下今正

閒蘇秦死乃說楚王○韓王○齊湣王○趙王○燕昭王

案六國表是爲周赧王四年·秦惠王後十四年楚懷王十八年韓襄王元年齊湣王十三年趙武靈王十五年燕昭王元年也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案存字不甚可解疑誤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必四分其地

案各本作趙服必四分其地服字衍今刪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葬於渭南章臺之東 接 樗里子疾室 至 故俗謂之樗里子 接 秦人諺曰

家名木之東下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樗里子下曰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與呂不韋傳夏太后別葬杜東曰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此皆堪輿家言也堪輿之說出自分野周禮保章氏分野注可證詳序證分野節七略有形法家宮宅地形二十卷亦爲劉歆之學者所

造先秦時安得有此說此亦後人竄入也今刪

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韓亡公仲且躬

率其私以關於秦

案此與上下文皆不相應且韓旣爲向壽所亡則韓

之公叔何以能關向壽於韓語不可解當有脫誤

公孫奭黨於韓故王不信也○公不如善韓以備楚則

無患矣

案此文更相矛盾

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至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

案此文亦不可解

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

案此亦寓言也甘羅自以年十二不爲小故假託是說以相形非眞有項橐其人也不然其文辭不少概見何也

穰侯列傳第十二

請爲公毋急秦至且不聽公

案此文亦不可解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至至天地未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至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接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至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案先序至未生縱說古今也先列至其外橫說遠近也各本中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玆乃復縱說古今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五德始伏羲與上至黃帝句義亦不相應增竄之跡甚顯漢書郊祀志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諦觀此傳決非原文乃劉歆之譏騶

衍也餘詳序證終始五德節及封禪書下今刪

騶衍適梁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

昭王擁彗先驅

案梁惠王世次與騶衍不相當孟子適梁之次年惠

王卽薨則此傳上云騶衍後孟子不當與惠王同時

一也惠王亦不與平原君燕昭王同時二也平原君

傳公孫龍說平原君不可以信陵君之存邯鄲而請

封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乃絀公孫龍案

信陵君存邯鄲事在趙孝成王九年使騶衍過趙卽

在是年去梁惠王薨七十八年不及相見二也梁於
是時實當昭王然此語在孟子傳中繹其文義自當
作惠王以形其優禮騶衍過於孟子也岦所謂馳說
者騶其辭不欲令儒者斷其義耶顏黃門曰吾嘗笑
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是則文章之於義理固有離
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不可不知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湻于髡至豈可勝道哉
案世次衍在髡後文先於髡者上承騶忌稱三騶子
而言也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闕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闕阿之吁子焉自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倒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止

案趙亦有公孫龍者別於仲尼弟子列傳之公孫龍也彼傳不言爲堅白同異之辯此傳不言字子石則非一人明矣索隱誤謂一人以篇末或曰並孔子時爲證不思又云或曰在其後不仍可爲非一人之證乎且此二句上承自孟子至吁子而言孟子梁惠齊

宣時人公孫龍與騶衍同時李悝仕魏文侯尸子係衞鞅客劇子長盧吁子墨翟皆可類推太史公豈有謂其並孔子時之理此二句必是後人旁記誤入正文爾今刪之辨下長盧下皆有闕文劇子句與上文語意不倫阿之吁子上承楚有尸子長盧爲文似吁子亦楚人矣集解阿者今之東阿則是齊之邑名與趙魏楚宋皆國名義不相當以上當有齊有某邑某人句今皆脫僻墨翟三句上文所脫而倒列於末也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封田嬰於薛〇嬰卒諡爲靖郭君
索隱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駟鈞封靖郭侯
文卒諡爲孟嘗君
集解詩云居常與許鄭箋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
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此云諡
非也孟字嘗邑名
案諡猶號也白虎通號篇諡篇皆釋黃帝稱黃之義
可證諡爲靖郭君諡爲孟嘗君猶號爲綱成君蔡澤號
爲馬服君趙奢之比非周書諡法解之諡也此亦有封

邑而別爲名號之屬詳秦本紀武安君下

出入乘輿矣

案名本輿下衍車字今依上文出無輿句刪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闕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

案各本上作虞卿誤也虞卿去趙十年矣詳下

虞卿者○說趙惠文王○秦趙戰于華陽趙不勝亡一

都尉 至 賀戰勝者終不肯媾 闕 使趙郝約事於秦 至 秦

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臣見秦之亡六城至趙而

反構於王也○魏詐爲從趙惠文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戸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

案惠文王各本作孝成王下同華陽作長平終不肯媾下云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皆誤也范雎傳秦昭王四十一年王欲爲范雎報讐聞魏齊在平原君所誘平原君入秦乃遺趙王書使人疾持魏齊頭來虞卿與魏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初難見之魏齊自剄趙王取

其頭予秦秦乃出平原君歸趙年表所述歲即趙惠文王三十三年次年爲孝成王元年是孝成王未立虞卿已去趙矣至孝成王六年秦破趙長平九年乃圍邯鄲此傳謂孝成王不聽虞卿之言致有長平之敗邯鄲之圍平原君傳亦謂邯鄲圍解後虞卿欲爲平原君請封則似虞卿去趙在信陵君救趙之後矣然信陵君留趙十年若在十年以內信陵君不在大梁如當返魏之年應侯免矣昭王薨矣平原卒矣安復得昭王欲爲應侯報讎而召平原君入秦事侯嬴自

信陵君至晉鄙軍之日自殺矣安得在信陵考逃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事且秦圍邯鄲在齊王建八年君王后當國事秦謹安敢受趙賂與之謀秦卽謀秦是時之秦豈復畏趙而反構於趙耶是後亦無趙魏合從事及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時平原君死五年矣虞卿安復得過平原君趙策虞卿請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世家載此事在安釐王十一年後二十年信陵君救趙前亦可見虞卿仕趙在秦圍趙前也趙世家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兩城

十八年拔我石城十九年敗我二城二十五年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與此云亡一都尉似是一事自此至三十三年秦無伐趙事當是虞卿制媾之功也然則此傳兩言孝成王當作惠文王長平當作華陽圍邯鄲事因敗長平之誤文而竄入也今刪正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封公子爲信陵君

索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也

案此亦有封邑而別爲名號也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封爲春申君

索隱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盖並號謚而孟嘗是謚

案下云賜淮北十二縣此亦有封邑而別爲名號也又下言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後世謂之申江轉因其名號以名封邑矣

君先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

案君先時各本倒作先君時今正

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

案此二句亦不甚可解疑誤

置東郡 接 楚考烈王無子

案各本置上有作字當是置字之旁注混入正文而又誤倒也中云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皆衍文也上文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在爲相後十五歲此在爲相二十二年之後何待復言就封而行相事耶今刪正

後更立兄弟 接 亦各與其故所親

案各本中云則楚更立君後與上句義複立後亦與

立君義複衍也今刪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至睚眦之怨必報接秦昭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讐至昭王謂

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太公望以爲尚父

案下云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

之叔父也仲父叔父與尚父語意相應各本作昔周

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語意不倫誤也今正且齊世

家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是文王稱其先君曰太公稱尚父乃爲太公望非太公也稱太公望爲太公乃漢以後語先秦尚不云爾或曰以爲尚父者武王也何得屬之文王曰得太公望者文王也以爲尚父者武王也視桓公之於管仲昭王之於范雎自得之而自父之本自不同此語爲下二句而設不得不合二事爲一所以便文非以稽古也餘詳下

至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惠文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

案平原君乃惠文王之弟也惠文王各本誤作孝成王則與上句不可通今正

至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按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按四十三年攻韓汾陘拔之

案各本范雎相秦二年至高平拔之二十三字誤列睚眦之怨必報句下致必報句與必報其讎句義不相屬秦昭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兩次伐韓文亦不相屬且於四十三年上衍昭王二字伐韓上衍秦字

而昭王為范雎報讎者乃退在四十二年矣今皆刪正此事在四十一年當趙惠文王三十三年故秦王遺趙王書稱平原君為王之弟者再是歲惠文王薨太子即位是為孝成王若在昭王四十二年乃當孝成王元年安得稱平原君為王之弟耶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李牧者○匈奴每來出戰接不利

案各本中復出戰二字衍也今刪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按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至乃相聚求其子立爲襄王

案初淖齒至立爲襄王一節各本誤在贊語其田單之謂耶下其子誤作諸子今並正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

案此王充所謂文增也秦圍邯鄲志在滅趙新垣衍欲帝秦亦未必果能紓趙禍魯仲連不帝秦之說何與於秦將而卻軍耶下云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方是實錄

其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案各本作其後二十餘年集解徐廣曰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誤也此說是也今年表無此文脫也年表秦破趙長平在齊王建五年栗腹軍破在燕王喜四年即齊王建十四年燕將攻下聊城即當在是年田單攻之歲餘乃在十五年通鑑大事記載於是年是也自齊王建五年至十五

年則爲後十餘年耳二字誤衍今删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索隱今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

案宋有兩子罕韓非子二柄篇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

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外儲說曰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韓詩外傳作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然則此子罕必非樂喜春秋時亦無被劫之宋君則此事必在春秋後矣賈誼新書先醒篇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困宜矣於是革面易行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

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疑昭公之出亡即爲子罕所
劫與一事而千人稱聖正以行慶賞而不及刑罰所
致其失威柄由此其得復位或亦由此宋亦有兩昭
公一名特曰一名特杵曰於魯哀公十六年被弒此
必特也世家特攻殺景公太子而自立景公在位六
十四年年表景公三十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則昭
公之立後春秋三十年矣禮記檀弓篇季康子之母
死公輸般請以機封當在春秋末或稍後之墨子公
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則墨子亦與昭

公世次相當而乎罕因墨翟亦足爲專主刑罰之證也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賈嘉與余通書止

案各本下云孝昭時至九卿此褚先生所補今刪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集解云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譙周曰自匿有娠則生政時固當踰常期也

案初有娠時可匿豈產期亦可匿耶及期而不能不
產猶不及期而不能產豈娠者所能自主過期而產
千萬之一漢昭帝十四月而生豈鉤弋故緩其期耶
張照曰大期猶蒔言誕彌厥月也若十二月何以信
其爲不韋子耶案此說較允而爲通事理而仍不通
文理也不讀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乎豈可作
彌月解乎太史公此言所以傳疑也不韋獻姬時固
以爲有娠矣或似娠而實非或雖娠而月期仍至亦
有踰常期而生子者果爲誰氏子惟始皇母知之耳

後人焉知之

拔其鬚眉爲宦者

案宦者無鬚非無眉也此云拔其鬚眉者非幷其眉拔之也特以修辭之例因鬚而及眉猶易傳巽而耳目聰明巽爲耳不爲目乃因耳而及目禮記凶年不得造車馬車可造馬不可造乃因車而及馬也

莊襄王母夏太后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按 始皇九年

衆孝文王后四字誤也上云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王薨謚爲孝文王子楚代立爲莊襄王所養母爲華陽太后是華陽太后卽孝文王后也安得別有孝文王后述葬陽大后葬所哉如其自言無此文法不知何字之誤不可攷矣各本中云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此後人竄入詳樗里子傳下此文有更不可通者夏太后葬所乃其薨後孝文王后所定生前安知在杜東而云爾耶

嫪毐以不韋貴封號長信侯

案各本作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案索隱改文信爲長信是也然不韋與嫪毐列文誤倒及字不可解今并正

毐恐禍起至發卒以反蘄年宮接王知之接發吏攻毐

案各本脫王知之句今依始皇本紀補

刺客列第二十六

案此總傳也當與游俠滑稽貨殖相屬今在此當爲後人亂其次矣

其後八十五年而晉有豫讓

案各本作七十餘年今依年表正集解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非也

其後六十一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案各本作四十餘年今依年表正集解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亦誤

其後百七十四年秦有荆軻之事

案各本作二百二十餘年今依年表正集解聶政至

荆軻百七十年疑脫四字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君候自料能多孰與蒙恬

案各本能下脫多字能多與下文功高謀遠二句相

對今補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

案華各本作花唐人詩集始見花字前此皆作華也

今正

詐爲受始皇詔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

案詔丞相之詔字各本脫今補

召趙高而示之曰至何變之得謀

案此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當有脫文

若此則可謂督責之接督責之接則臣無邪

案各本作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脫一可字

督責之三字衍一誠字今正督責之則臣無邪與下

文其叠七句句皆七字下句上三字皆複舉上句下

三字爲一例

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案各本督下脫責字今依上文例補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昔周成王初立至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案古人立言多爲時事而設言故事以喻之詳序證傳記寓言節此於周公禱疾事不言爲武王而言爲成王者蒙氏自喻其忠於二世也若對始皇之傅亦當言周公爲武王矣此傳不言爲武王尚書不言爲成王後人兼竄此言入魯世家與上文引金縢語相

複雜矣且成王七年周公遂能致政則其初立時亦非在襁褓者周公卽離王朝自可歸何爲奔楚揆之事理相去絕遠皆非事實故也